

第一篇 吾妻桥

那个男人就那样站在桥头，撑着那把油纸伞，一直，一直地等待下去。

如果有一日，
她的爱人不给予她回应，
或者离她而去，
她知道，
她所有的爱，
所有的喜怒哀乐也将在一瞬间决绝地随之枯萎凋零，
不再存有半点儿可能复燃的灰烬。

楔子

离开南潮东北五公里，我沿着废弃的盘山国道一路向前。

在第二处标示着“距离广府34千米”的蓝色道路牌边停下，沿着傍山的一条毫不引人注目的小道向密林深处登攀。

一开始是个艰辛的过程，因为那小道与周遭的灌木丛和蒿草浑然一体，只有为数不多脚步踩踏留下的浅浅痕迹。可是经过两簇山茶花丛后，路况骤然变成一人宽的麻石山路，虽然质拙简朴，但是对于长途跋涉的旅人来说，无疑便宜不少。

随着山道延伸，你会发觉两侧的山茶花不可思议地繁茂起来，清一色的白色，显然是人为种植的。

空气中是黄昏时草木和昆虫的湿润气味。渐渐听到哪里传来的泠泠响动的水声。

经过朽烂的木牌以后，再向前走六七分钟，就会看到一片宽敞的空地。背山建筑着一栋灰色的两层楼房，黑色的电线和枯死的凌霄藤纠结缠绕在水泥墙上。

我放下行李，看了看手中的地图，再抬头看了看眼前残破的建筑物，终于确信自己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茶花山庄。

一

“涂小姐是南潮大学心理系过来的实习生。”身旁的阿姨这么介绍着，“这一个星期伊会盖阮在山庄里做一下企（和我们在山庄里一起住）。你们要好好的，勿四散物（乱搞），知未？”

那十几对昏黄的、混浊的眼睛里空无一物，只是呆滞地盯着我。

我并不怀疑他们听懂了没有。事实上，我肯定我在这些人的眼睛里根本不存在。或者说，整个世界在他们的眼里都不存在，任何事物对于他们都只是未知的符号而已，没有任何意义。

此刻，他们就三三两两地散立、瘫坐在简陋而昏暗的大厅里，这些在生物与非生物边缘垂死的老人，身上散发出一股亡者特有的浓重的气味——一种混合了体臭、药物和排泄物的腐朽味道。

阿姨说完了最后一句：“吃饭吧。”

然后那些本来呆滞的老人竟然都有了反应，挪动着、蹒跚着或是被人搀扶着走向同一个方向。我本来有些许惊异，然而

瞬间明白这不过是巴浦洛夫效应，不禁又为这些最后只靠着生存本能活着的人感到些许可悲。

阿姨却司空见惯：“涂小姐，我带你上楼，到你的房间去。”

摸着潮湿暗沉的扶手，倾仄的楼梯两旁的墙壁上零乱散落着几处暗黄色的污渍，看不出是什么物质；墙角的水泥已经龟裂，沿着柱子剥落出如同远古图腾般神秘的纹样。白炽灯是老式的5瓦，加上灯泡上经年的油烟，昏暗得很。

我勉力攀登着，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前面的阿姨絮絮不止。

“……我说涂小姐你是做年（干什么），无事寻事来这块（这里），城里不是有不孬（不错）的医院可以实习，做年一定要来这种地方……”

“我的论文题目是《老年精神诊断和异常心理分析》，主要是针对阿尔茨海默症等一系列老年性认知心理障碍进行研究，我们院长说茶花山庄聚集了我需要的案例，所以才帮我联系了这里……”我用食指顶了顶鼻梁上的无框眼镜。

这一连串的科学术语搞得阿姨好久没说话，良久才憋出一句：“反正我是不白（明白）恁块（你们这些）读书人在物咩个（搞什么）。”

我笑了笑。

尽管这样，阿姨待我这个不速的实习生还是相当好的。

她把整个山庄最好的一间房间留给我。虽说是最好的，也不过是个有独立浴室的8平方米的容膝之处，地板因为潮湿而

翘裂，锈蚀的水龙头终夜发出滴水的声响。

然而我仍旧相当中意这个房间，因为从正墙的一扇大窗望出去，正对着一片蓊郁的树林。来时路上的水声在这里听得更加清晰，微风里带来泉水的清冽气味。

我放下行李，站到窗前。发觉摇摇欲坠的窗框下，就是从生的山茶，怒放着大朵大朵白色的花。我不是没有见过这种花，但却是第一次看见这样成片开放的，而且颜色如此纯净的茶花，相当惊艳。正待仔细观赏时，山茶丛中的一样物事吸引了我的目光。

“阿姨，”我转头对正在铺床的阿姨说，“那是谁？”

“地珍（谁）？”阿姨凑上来。

白色的山茶花簇拥着一辆轮椅和轮椅上坐着的一个男人。

男人的头发已经接近全白了，然而儒雅的容貌却使得他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此时他正含笑看着这些白色花朵，就像它们是他心爱的小女儿一样，慈爱地抚摸着它们。

他仿佛感知到有人的目光，抬起头来正好和我撞见。于是他朝我微笑起来。

如果后来我不知道那个传说，那么这将永远只是以一幅宁静快乐的图景留在我的脑海里。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却让我每次回忆起来，都觉得带着一种神秘宿命论的隐喻意味和深刻的悲哀色调。

“伊（他）啊，”阿姨用了一种很轻易就引起我兴趣的口

吻说，“伊就系‘茶花山庄’个（的）主人。这块处（这个地方）原来个伊个（是他的），后来他生病……啊，可能就是呵个咩个（那个什么）阿……阿尔……”

“阿尔茨海默。”

“反正就系个病（就是个病）。伊个走仔（女儿）无偿捐这块地给政府，条件系（是）要政府建个疗养院，收容肖（像）伊父这样个人（这样的人）。不过政府地个（怎么）会重视这些爱死个人（快死的人），呢睇中这块地定（只是看上这块地而已）。”阿姨说着摇摇头，“张伯也是真惨，地个收去（地被收走），个姿娘仔（那个女孩子，指张伯之女）也无在身边。剪地（自己）有心脏病，一日还掂掂耽个无影迹个（整天说些无厘头的）。”

“无影迹？”

“唉，你以后就会知。”

阿姨走前，突然回过头来说：“一夜那是听着咩个，埋惊，也埋理睬（晚上要是听到什么，别害怕，也别理睬）。”

二

她曾经深深地爱过那个男人。

这样的开头，使我接下来要讲述的，仿佛是一篇恶俗的爱情小说。

然而假设剧情就此延续下去，就像每一个肤浅而苍白的故事一样，有着浅显易懂的骨骼脉络和不堪一击的起承转合，像毫无踪影的春梦一样，给每一个听者带来短暂而愉悦的错觉。然后，当他们结束聆听，又会立刻遗忘故事里虚假的眼泪笑容，漠然地继续生活，那无疑是我这个述说者最衷心的祝愿。

所谓故事，如果不能唤醒人们，就该让人们做个好梦。

这个故事也是如此，让我们回到这个开头，她曾经深深地爱过那个男人。

当他还是一个如同南方的春日般敏感忧郁的少年的时候，她就开始了对他长久的凝视。透过私塾那雕饰着松鹤的窗棂，她总是能一眼就从一群同年龄的男学生中筛出那个遗世独立，如同亭亭兰草般清弱的少年。

他总是很沉静地在一群乳臭未干的顽童中，手执着一卷诗书，从来不参与那些同龄玩伴的愚蠢把戏。每一次严厉的父亲考背书，唯有对他，那把红木戒尺从来没有用来打在手板上，只是摇头晃脑地沉醉于他清朗的平仄韵律中。

出于林的秀木，必然遭风摧折。每次看见他脸上或是手上裸露处的瘀紫，她就心疼地知道一定又是那些臭小鬼欺侮他了。除了因他鹤立鸡群的容貌气质，大抵还因为他那野种的声名。

她很早便知道这个故事了。

虽然他的父亲是小镇一方的乡绅，母亲也是出自书香世家。本应是父慈子孝的一家，却因老爷总是疑心他是夫人红杏出墙所生的野种，一日日地，只见得与母子俩生疏了。后来，自从二夫人诞下一个男婴，老爷更是完全偏护于小少爷，对这个大少爷不闻不问，视同陌路。大夫人郁郁而终后，他在张家的景况更是如履薄冰。若不是小少爷得了急病夭折，他估计早被逐出张家，成了乞儿。

而每次，当那些野孩子对他拳脚相加的时候，他只是蜷缩成一团，默默忍耐。

她只能等人散去后，偷偷拿出家里的膏药给他包扎疗伤，默默地垂泪。

然而他却从未哭过，只是看着她帮自己包扎。

一双子夜般的眼睛生生地让她慌了起来，动作也散乱了。那眼睛里荡漾着她不知道的东西。

他每次什么都没说，只是将包扎用的布带清洗了，好好地存了起来。

她十七岁那年，父亲将她许配给了镇上一大户人家的少爷。镇上人都说，那家至少有两百亩的田产，雇得起五十几个佃农，她这辈子就等着享少奶奶的清福了。

那夜，她正准备熄灯，下面不知谁掷了一块小石子，撞上青纱窗发出嗒嗒的声响。她捂着跳动的心，打开纱窗，晴朗的月色里正立着她朝思暮想的少年。

“我没有两百亩的田产，”他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水般的嗓音轻轻飘散在夜色里，“我也雇不起五十几个佃农。我爹的钱财，估计我一个子儿都得不到。”

他们隔着玉兰的树影，互相凝视着。

“即使这样，你还愿意跟我走吗？”当他说出这句话时，她早已泣不成声，只能连连点头。

那一夜，她知道，在这漫长的人生里，她将不会爱上第二个男子。如果有一日，她的爱人不给予她回应，或者离她而去，她知道，她所有的爱、所有的喜怒哀乐也将在一瞬间决绝地随之枯萎凋零，不再存有半点儿可能复燃的灰烬。

然而第二日，堂上父亲的沉默让她的心被焦灼地焚烧殆尽。

无论她如何在帘幕后向父亲使眼色，或是打暗号，顽固的老头儿就是不愿意松动自己的口气。他面前这位孤身一人来提亲的少年，曾经是他最得意的门生。然而这种浅薄的喜爱并不能抵消他对于家世与清议的忧虑。

他也是个从不愿向别人屈膝的人，所以只是微皱着眉头鞠了一躬，拂袖走出了她家的门。

然而这件事被定亲那家的少爷知道了。

那家少爷纠集了当年一起在学堂内读书的同伴围堵住了这个以前就不入他眼的同窗。她钗发凌乱地赶到时，他正被恶少踩在脚下。

“不要脸的野种，你妈勾引别的男人生了你，你就来勾

引我的女人！”这肮脏得难以入耳的话像一支箭射穿了她的胸口，正当她哭喊着“住口、住口”的时候，他却突然间发狂似的撂倒了少爷，坐骑上去暴虐地不顾一切地揍打起来。泪水还挂在她呆愣的脸上，恶少已经血流满面，若非其他人强拉开发了狂的他，恶少的一只眼睛怕是保不住了。

也幸亏了他的暴怒，寻衅的人都畏惧地逃离了。

狭窄的空巷里，她独自面对着狼狈喘息着的他。

她又像小时候那样，缓缓地蹲坐下来，向他很近，然后掏出那条绣着山茶花的白色手绢，小心翼翼地包扎着他的伤口。打好最后一个结，她抬起头来，直直地撞见他如同最黑暗的子夜般的瞳仁，那一瞬间，她突然明白了，那双深深的眸子里荡漾着的，是他那么久以来看不见的泪水，说着听不见的回忆，求着到不了的救赎。

那一瞬间，他们两人仿佛知道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对方，再也没有可以让自己容身的地方。他薄得近乎残忍的嘴唇微微颤动着，却怯懦地保持着缄默。她心领神会了他的顾虑，却只是果敢地握住他的手掌。

“我们走吧。”

这一句话，让两个人刹那间泪如雨下。

这一路旅途当然是颠沛流离，艰难坎坷。

可是突然爆发的战争帮助他们，使得他们终于得以凭借捉襟见肘的盘缠，摆脱乡人的追赶，到达了一处世外桃源。

他们在那里建起家园，自耕自织，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那是两个人的山谷，为了表达自己不擅外露的爱意，他将整个山岭种满了妻子爱的茶花，纯白色的茶花。在他的诗里，妻子就像这白山茶一样，充盈着自己荒芜的生命。虽然只是一间简陋的茅屋，两个人却亲昵地称为“茶花山庄”。

每天，妻子都会等在他从田里回来的必经之路上。那是一座无名的小桥，大抵是途经这里的僧侣行者所搭建的。他在日落时分归来，远远就看见妻子站在桥头。那时天微微落着暮雨，妻子撑着那把绘着山茶花的油纸伞，微笑地凝注着他，手里捧着要给他戴上的蓑衣斗笠。

那时，他会故意放慢脚步，只是为了多观赏那个山茶花丛中的女子一些时候。她撑着伞站在缀满花朵的茶花丛中，笑意清浅，整个黄昏飘雨的山谷在那一刻仿佛都要被绘入诗里，而芬芳的韵脚里，她总是亭亭地站在桥头，永不逝去。

永不逝去。

三

“喂，小米吗？”

走出茶花山庄近一公里以后，我的手机才凭借奄奄一息的

信号接收到了严颜的电话。

“哇靠！这‘茶花山庄’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严颜在那边嘶吼着，“我也真佩服我家的老头子，从哪里找到这种鬼地方的？”

“严院长也是为了帮助我的论文。”

“啊，这么说起来，你有遇到什么有趣的案例吗？”

我摇摇头：“目前还没有。都只是普通的病例，而且由于历史资料缺失，也不能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原路返回茶花山庄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让我始料未及的人。

“你听过‘吾妻桥’的传说吗？”

这就是茶花山庄的前主人，张伯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来到茶花山庄的第一夜，我失眠了。

这并不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我在南大时就有这个毛病。大半夜辗转反侧过后，我放弃与睡意的拉锯战，爬起身来，准备从行李里拿出准备好的安眠药。

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响。

脚步声。从二楼走廊的尽头慢慢地拖移过来。

那是一种奇异的脚步声。拖沓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简直就像不用膝盖，而是谁直着两条腿在地上摩擦。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奇特的声音，像是用利器划割墙壁时发出的、让人齿寒的吱吱摩擦声。

声音渐渐逼近我的房间。我的房门没有锁，那把年久失修的铜锁除了那个孔眼可以辨别出它原来的功用以外，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

而我最不希望的事却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声音停在了我的房门前。

我保持着弯腰取药的姿势。

呼吸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然而血液却在此刻潮汐一般涌上我的头顶。我感觉到自己关节的僵硬和眼前一阵阵的晕眩。

就在黑暗慢慢没过我的视野，身体接近不支倒地的时候，那种脚步声又开始了。伴随着划刻声向前走去，然后渐渐消隐在楼梯口。

我感觉到从一场噩梦中醒来的如释重负。

与此同时，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隐藏着一些秘密。正如下午张伯跟我讲述的那个“吾妻桥”的传说一样，茶花山庄凝重的时间里交叠着不可预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这里的人们，不是已经死了，就是正走在死亡的路上。

早饭的时候，我装作不经意地问起一件事。

“阿姨，二楼尽头处的那间房间里住着谁啊？”

阿姨突然用种很奇怪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做年？你昨晚

听着咩个（听见什么），是咩？”

“事实上……”我慢条斯理地刚想说话，却发现阿姨突然噤声了。

我顺着她的目光回头，发现是张伯。

他坐在轮椅上，微笑着看着我：“小涂，早上好呀。”

我笑了：“张伯，除了阿姨，你搞不好是这里唯一一个能叫得出我名字的人。”

“哈哈，我还没那么老嘛。”说实话，看着眼前这个神清气爽、风度犹存的老人，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想到他也是有精神障碍的人吧。“吃完早饭陪我出去走走吧。”

“好啊。去哪里？”

“呵呵，”老人向我心照不宣地眨眨眼，“当然是去你想去的地方啦。”

吾妻桥。

传说中的吾妻桥其实非常普通。窄窄的水泥路面，估计只能容一人行走，估计是后来的人重建的，桥身上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标记显示这是哪个年代的建筑。

倒是桥下清冽的流水，大概就是我在来茶花山庄的路上，远远听到的那佩环般泠泠作响的声音。

“怎么样，景致很好吧？我以前常常来这里，可惜……”张伯说，“自从我脚坏了，又得了心脏病以后，就很少自己走动了。”

说到这里，我注意到张伯一直坐在轮椅上。

“冒犯了，我能看看您的腿吗？”

“哈哈，不过是双废腿，倒也不怕人看。”张伯笑了，“只是怕吓到小姑娘。”

我撩起他的裤腿，发现了齐膝的两道丑恶的伤痕，那估计是很久以前的伤了。

“这是怎么弄伤的？”

“几十年前，日本人轰炸的时候，被炸伤的。”张伯无奈地叹口气，捶了捶已经萎缩的小腿肌肉，“从那以后我就不能自己走了。”

我抬起头，笑笑说：“下次您想来吾妻桥，就跟我发声，我推您来。”

“呵呵，小涂真是个善良的小姑娘。”

“对了，张伯，上次吾妻桥的传说您还未说完呢。”

“哦，是吗？让我想想看，说到哪里了……”

“夫妻俩在山谷里过着恩爱的生活。”

“啊，是了……”

四

夫妻俩在山谷里过着恩爱的生活。

如果这就是故事的结尾的话，我也不必在故事开头发那一通俗套的评论了。

当情节发展到这里，听故事的人大抵都已经猜出吾妻桥这个名字的来由。当然是因为故事里那个多情的书生为了他的爱妻给小桥所起的名字。

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座名不见经传的野桥，可是对于那对夫妻而言，这座桥无疑象征着他们许许多多幸福的回忆与生活的平静安宁。然而这种生活持续得并不长久，直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他们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名叫山茶。

那夜，他们正逗弄着不满六月的山茶。她看见他抱着玲珑剔透的小山茶，宠溺万分的样子，佯装生气：“有了小的，你倒是不要大的了。”

他一边逗弄着山茶，一边哄道：“谁说的，我只爱山茶。”这是一语双关的话，她被逗笑了。

“除了山茶，你还喜欢什么花？”